

1012
无锡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85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目 录

- 一、无锡人民声援“五卅”运动亲历记……·诸祖荫口述（ 1 ）
- 二、一九二五年无锡围城记……·肖宗汉遗稿（ 9 ）
- 三、回忆青壮年时与冯玉祥将军的几次交往……·阿禹（ 14 ）
- 四、我的从兄王昆仑……·王汝霖（ 22 ）
- 五、唐文治先生轶事几则……·许岱云（ 30 ）
- 六、回忆唐文治（蔚芝）先生二、三事……·陆汝挺（ 36 ）
- 七、人民教育家俞庆棠先生年谱……·秦柳方 徐为霖（ 44 ）
- 八、陈谷岑先生和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吴雨苍（ 56 ）
- 九、我所知道的锡剧发展史……·季梅芳（ 63 ）
- 十、无锡纺织工业发展简史……·尤兴宝 吴继良（ 71 ）
- 十一、无锡面粉工业简史……·李志霖（ 84 ）
- 十二、邹成泰企业发展简史……·朱培荣（ 91 ）
- 十三、我所知道的隆茂粮行……·赵慕源遗稿（ 105 ）
- 十四、百年老店时和布绸店……·胡寿康 张泳泉（ 111 ）

无锡人民声援“五卅”运动亲历记

诸祖荫 口述 钱锺汉 整理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英、日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南京路开枪镇压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残杀工人顾正红的爱国学生以后，无锡地方报纸于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都没有消息报道。我那时正在辅仁中学读书，并担任辅仁中学的学生会会长。六月一日上午，辅仁中学校友、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沈振夏、诸龙翔两人来校向我介绍“五卅”惨案的情况和圣约翰大学由此而引起的风波。他们说：“在惨案发生时，圣约翰大学有位聂光墀同学正路过南京路，他目睹帝国主义者枪杀我国同胞的血腥罪行！愤慨之极，立即向正在吃晚饭的同学们泣告并高呼：“外人已不把我们的国家当作国家，不把我们的人民当作人民，我们还能安心在学校里读书吗？”同学们听了，激起了对侵略者的无比愤怒。晚饭后就集会商议上街游行，抗议英、日帝国主义者惨杀我国同胞的暴行，并要求我国政府负责进行交涉，惩凶赔偿等事宜。大家正在讨论的时候，校长美国人卜舛济到会场来制止。声称：“圣约翰属工部局管辖，倘加入民众运动，即为叛逆行动。”因而不准学生停课上街。更有美籍教师推波助澜，公然污蔑“华人为无政府、无管束之人民。”他们的恶意攻击，当场受到全体爱国师生的痛斥。

第二天早晨升旗的时候，主持升旗仪式的同学特地下了

半旗，为死难同胞致哀。不料校长卜舫济又怒气冲冲地跑来干涉，大声叫嚷：“谁叫你们下半旗的？”并把我们的国旗降下来（圣约翰大学有两根旗杆，一挂中国国旗，一挂美国国旗）。学生上前责问：“这是中国的国旗！”卜说：“这里是美国的学校！”“我们就不准你们这样挂！”一面说，一面拿了国旗就走。学生大愤，就喊起来：“我们的国旗都不能挂了！？”于是自动集会，讨论外人侮辱我国国旗的问题，大家纷纷发言，卜舫济赶回来说大家是“造反”，当场宣布：“你们既然不听我们的教诲，你们可以走，不要留在此地，去！去！我们学校关门了！”宣布完毕，扬长而去。师生听了，感到突然。觉得他平时满口仁义道德，现在居然翻脸无情，凶相毕露，因而不胜忿怒，不胜悲痛，引起会场上一片哭声。后来有人说：“哭没有用！他们既然无情，我们也不必留恋。人要有志气，国要有国格，我们应该离校！”教授钱基博（子泉）、孟宪承也立起来仗义执言，认为国将不国，无以为教。当场向学校提出辞职。于是情况急转直下，大家选出了离校委员会，起草了宣言。宣言在上海各大报发表，激昂慷慨，十分感人。一时全国传诵，影响很大。就在当天，全校中国师生，纷纷投亲觅友，搬了行李，离开学校。

当时在学生会办公室听沈、诸两位校友介绍的，还有学生会的其他两位负责同志黄如祖和吴是沂。我们三人对帝国主义者的血腥暴行也都无比愤慨，认为我们无锡青年学生对此必须有所表示，应坚决支援上海工人和学生。当即决定召开全校学生大会，仍请沈、诸两人作报告，详述“五卅”惨案经过和圣约翰大学的风波，动员群众大力支援，积极行动。大会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同学们无不情绪激昂，义愤填

膺，随即决定当日就推选同学代表到各校、各机关进行联络，要求各校派学生代表于明日下午四时到辅仁中学来开会，商量今后行动，要求各机关给予支援。

我是到竞志女学去联系的，未遇到学生会负责同学，由校长侯葆三接见。他在问知我的来意后就断然声称：“游行无道理。”反对派学生代表参加明天的会议，最后又表示：“内地情形与通商大埠不同。此事须俟与县女师一起研究后再行决定。”当时我颇感失望，怏怏而返。

到第三师范联络的同学回来说：“三师校长陈谷岑不在校，由训育主任沈同文代为接见，也是答复：“内地情形不同于上海租界，罢工罢课，徒多牺牲，自宜厚蓄实力以为交涉后盾。至于三师学生是否派代表参加明天的会议，须于今晚召集学生会议决定。”

其他进行联络的各学校，大都表示同意派代表来参加会议。

六月二日下午四时，到会的有实业中学、第三师范、辅仁中学等三个中学的代表，和一些小学的代表。不少小学的代表是由小学教师担任的。竞志女中未派学生代表，也由一位小学女教师参加。但出乎意外的是“锡社”（其成员大都是在外地大专院校学习的无锡籍学生）、“五七团”（是纪念“五·七”国耻的群众组织，团员的大多数是店员和小市民，主张抗日救国，提倡国货）和“无锡协会”（由报界石清麟等人组织，它公开的会旨是“联络友谊，建设无锡”）等三个社会团体也派代表来参加会议。这样，由辅仁中学召开的这个会议，就从原定的无锡各中小学校学生代表联席会议扩大到有社会团体代表一起参加的联席会议了。

会议由诸祖荫担任主席，首先报告了上海西捕枪杀我爱

国学生的经过，并要求与会代表商量如何声援。接着由锡社代表许广圻发言。他说：锡社刚才和五七团、无锡协会在县教育局楼上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采取一致行动，声援上海的被害同胞和反帝爱国运动。他建议：今天到会的学校各派代表一人，与锡社、五七团、无锡协会共同组织一个扩大的委员会，发动全县民众一起行动。当经会议决定：以团体作单位，每一学校都作为一个团体，即席选举委员七人。当选者为第三师范、辅仁中学、实业中学、荣氏女学、锡社、五七团和无锡协会的出席代表。选举完毕，宣布散会。随即召开委员会。

委员会议推定第三师范代表巫恒通为委员长，锡社代表许广圻为书记，辅仁中学代表诸祖荫为会计。

会议决定委员会命名为“外人惨杀同胞无锡后援会”。由于“外人”两字太笼统，容易引起误会，因而于翌日举行的紧急会议上决定改名为“英日人惨杀同胞无锡后援会”（以下简称“后援会”）。

会议决定：一、次日（即六月三日）下午四时，各校学生一律外出演讲，演讲地点由各校自行决定。二、同日下午分头组织游行，并募集捐款，接济上海罢工工人和受伤学生。三、后援会所需经费，先由出席会议的学校、团体各出洋一元，暂供应用。

无锡人民支援“五卅”爱国运动的斗争，就是这样由辅仁中学开始发动起来的。当时，无锡的中等学校虽然经过了五四运动，但学校当局对学生的约束仍然极严，学生参加政治活动总会受到较大的限制和干涉。辅仁中学名义上虽然是教会所办，校长也由美国人戴尔担任，但实际创办的是中国人，开办费和日常经费补贴完全由本地资本家唐纪云等人拿

出来的。教会和校长，都根本不问校务。学校的实际负责人叫主任，薛之骅（道卿）、过廷勋等先后担任过主任职务。他们对学生只管功课，对课外活动也很少过问，所以学生会可以比较自由地行动，不经学校行政同意，就可以自行召集会议，并到校外开展活动。

无锡后援会从第二次会议起，就改在县教育会召开。第二次会议除委员出席外，市总董钱孙卿也前来列席。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街头演讲和散发统一的传单等事宜。

无锡后援会成立后，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邑人钱基博（钱孙卿的胞兄）曾返锡，并向报界发表谈话，和对第三师范学生作演讲。报告他在上海目睹耳闻英、日帝国主义镇压工人、学生的爱国行动和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舛济压制该校师生参加运动的难以容忍的情景，十分激昂。但最后又认为：“由于内地与上海不同，上海为肇事地点与外人居留地，罢工罢课，虽为忍痛牺牲，尚不失为民意之表现，促外人之觉悟，若内地罢业，则为自杀政策而于事实无补。务使公民了解此义，以免卷入潮流，致生意外，则于地方有害而无益”。似乎并不同意无锡后援会领导发动的群众运动（钱基博的这种态度与乃弟钱孙卿基本上是一致的，实际上也是代表了当时无锡地方势力中各界上层分子的意见）。

后援会领导无锡人民的斗争，先是组织社团成员和学校学生上街演讲，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募集捐款，并分别在六月七日组织一次有千余人参加的全市民众大游行，六月二十五日（农历端午节）举行有一万数千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和大游行，六月三十日在第三师范举行的“五卅”烈士追悼会。

六月七日大游行前的集会，由无锡后援会的首任委员长

巫恒通担任主席。在会上发表演讲的有圣约翰大学学生沈振夏、南京学生代表和市总董钱孙卿。游行指挥为无锡县教育局局长、大会纠察部长薛臻龄。

六月二十五日的市民大会在城中公园召开。大会由改选后的无锡后援会理事长许广圻担任主席。在会上演讲的有秦邦宪、高大成、王启周等十几人，并通过一个告全国同胞的通电。

六月七日的大游行和六月二十五日的市民大会，影响很大，是无锡后援会所搞各项活动的两个最高峰。

六月三十日在第三师范举行的“五卅”烈士追悼会，有三百人参加。由后援会的新任委员长王启周（“锡社”负责人）担任主席，也发出了一个通电。追悼会的参加者，主要是后援会各学校各团体的代表，其他所谓公团，只有县教育会的正、副会长侯葆三、秦执中亲自与会，余如县商会、市董事会等都仅派次要人物出席。

六月中旬以后，后援会又领导发动了抵制英、日货的活动，成立了“调查仇货委员会”，并把调查“仇货”和抵制“仇货”作为活动的重点。“调查仇货委员会”由后援会函请王实恨、徐萼芳、周含茹、刘新初、徐叔豪等人组成。由他们互推周含茹为委员长，孙德先为书记（此两人不久因“害怕得罪人”而辞职），并聘诸祖荫、魏光钊等六人为顾问。

诸祖荫被后援会派到洋广货业襄助审查“仇货”，同时被派往洋广货业襄助审查的还有后援会的另一委员魏光钊，以及非委员孙德先。秦邦宪也曾和诸祖荫一同亲自提了桅灯，晚上到大洋桥下，登上轮船，爬进货舱，检查“仇货”，并去洋广货业调查，他当时在后援会中是很起作用的。

后援会对调查“仇货”是十分认真的。有几个检查队甚

至深夜到南门外运河边守候过往货船，防止夹带“仇货”，直至早晨方才回校。记得当时有过这样一起事件：“调查仇货委员会”在通汇桥协兴轮船上查获马路上恒泰祥号由沪装运来锡的四箱正广和汽水，并在公园饭店内的利源祥号查获同样牌号的汽水八箱，当即通知县警察局第一分驻所派员会同调查委员会将查获的“仇货”解运分所保管，并报请后援会研究处理。经后援会执行委员会议决定：“将查获的“仇货”按原价的八折计算，限恒泰祥、利源祥于四十八小时内出价赎回。价款由市公所充作救济沪工之费，逾期即将该汽水当众击毁，以示决绝。”后由商会会长王克循出面疏通，后援会乃变更决定，改为查获的汽水，每箱缴纳十元，作为“救济沪工”的捐款。恒泰祥立即认捐四十元，领去该号运进的四箱汽水。利源祥则一再逾期，拒不纳捐，形成僵局。至七月中旬，由县知事责成警察局长宋静庭出面调解，谕令：“利源祥将应缴的大洋八十元于三日内缴出，并因过去每次逾期不缴，另外罚款二十元，以示儆戒。”但利源祥仍拒不缴款，宋静庭也突然通知后援会说，对于调停汽水一事，“有事与愿违之苦衷，”故警所只能保管至明日上午八时，过时任何方面来取，本人概不负责。后援会十分气愤，即推派许广圻、安剑平（后援会编辑的《血泪潮》，就是由安主编的）、秦邦宪三人为代表，到警察所警告：“如因无人保管而致掷碎，则一切责任应由宋静庭负担。”又由王启周、魏光钊同往会见县知事，经县知事同意要警所继续保管十八小时。此后后援会又作出决定：倘下午六时尚无办法，决计将此项汽水击毁。此时，有地方人士以利源祥股东及同业名义，扬言要代表利源祥对后援会和警所的“非法侵犯权益”提出控诉，甚至准备纠集一些人阻止后援会的行

动。后援会也组织了部份工人以防万一。后由县知事委托县署第四科的华少纯出面调解，利源祥才以捐款如数缴纳，罚款减去五元了事。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到，当时无锡后援会对调查、抵制“仇货”活动是搞得轰轰烈烈的，虽然在活动过程中也遇到干扰和阻力，但总的来说，它对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是起着积极作用的。

这年初秋，我到上海光华大学去学习了。这所光华大学，就是当时圣约翰大学的离校师生在沪上爱国士绅的资助下创办起来的。光华大学创办以后，圣约翰大学因没有学生而关了门，并且一直关了几年才恢复的。这也可说是“五卅”运动中的一个插曲。由于我离开了无锡，所以没有再参与后援会的各项活动。事实上，后援会是以青年学生（包括在外地大专院校学习的无锡籍学生）为其骨干力量的，在各校秋季开学以后，学生纷纷回校，后援会的活动也就很少了。无锡后援会这个组织大约是在年底以前结束的。

一九二五年无锡围城记

肖宗汉 遗稿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长期处于军阀混战局面。一九二三年曹锟贿选，遭到全国反对。当时盘据在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乘机打起反贿选的旗帜，通电不承认贿选的总统。曹锟、吴佩孚指使江省督军齐燮元进攻卢永祥，爆发了第一次江浙战争（也称齐卢之战），结果以卢永祥失败而告终。

不久，奉系头子张作霖以援助卢永祥为名，进攻齐燮元，爆发第二次江浙战争。齐燮元撤离南京，沿沪宁线东下，溃兵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农历甲子十二月二十四日）抵锡，到二月十一日奉军攻占得手，在这二十余日间，双方战斗激烈，无锡人民在硝烟炮火和溃兵蹂躏中度过了一九二五年的春节。

一月十八日下午，搭载齐燮元溃兵的列车退到无锡，他们一下火车，就在车站附近枪劫。晚九时，城外枪声四起，火光烛天，汉昌路店房十一家被烧毁。城内惊惶失措，城门紧闭，商店打烊，居民堵户不出，一如大难临头。

在齐燮元部队抵锡前两天，无锡官绅已有所闻，也初步做过一些准备，主要依靠各业商团和地方警察进行防卫，但未料到齐军来得如此之猛之速。于是连夜赶造栅门，用砖石泥土堵塞城门、水关，并在老北门、光复门、西门一带装置电网，防御攻城。关于城防事务，当时公推商团公会会长杨

翰西为总指挥，县知事林干才（又名蒂楨）负责城内粮食菜蔬供应及其他治安事宜。

齐军旅长王凯庆专向县知事林干才及各公团索饷十五万元，扬言如不即时缴纳，齐军不负保护地方之责，因而人心更加惊惶。当晚由县知事林干才召集十公团及各银行代表举行会议，从晚上七时起，一直讨论到深夜，决定由无锡县参事会、无锡县议事会，无锡县商会、无锡县农会、无锡县教育会、无锡商团公会、无锡四乡公所、无锡款产经理处、无锡市议事会、无锡市董事会等十公团出具借据，由邑绅薛南溟、杨翰西、荣德生、孙鹤卿、蔡絨三、唐保謙等作保，向中国、交通、江苏、上海、中南五银行借银五万元，充临时军费和防务经费。

一月十九日凌晨，溃兵攻北门、光复门，被商团击退。杨翰西携款一万二千元，请求齐燮元军部禁止掠夺，约定通运桥以北归齐军维持。上午，溃兵已逾万人，马路上一带商店均被洗劫，城郊二十里内的村庄也大都受灾，居民扶老携幼，四散逃亡。马路上行人绝迹，只有那些奇形怪状的溃兵穿梭游荡，有的穿上狐皮袍子，外罩短皮袄；有的套上羊皮女袄，敞开胸膛；有的把洋枪当作扁担，前后挑了两个大包袱；有的干脆吃现成饭，四、五人一伙，围剿那些满载而归的“胜利者”，碰到分赃不匀，自己同伙又大打出手。瞬息间，将一个美丽、繁荣的无锡城弄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

午后，齐燮元由沪来锡，设司令部于火车站附近的旧海远局，扬言要将大本营移至城内，经派人到军部了解，据有关人士吐露，如立即交出饷银三万元，入城之说可以从缓。齐並指定地方上应每日供应白米二百石，面粉五十包以及蔬

菜、油盐等食品及柴草。同时委派其旧部，原无锡县税务局长徐朝彦充任无锡县知事。地方人士恐溃兵乘新旧知事交接之际，混进城来，约定将县印送到城外。当天由高汝琳、冯云初、周含如、高颂达等十多人迎导徐朝彦从西门步行进城，在四乡公所开欢迎会。新知事徐朝彦刚踏进门，华艺三第一个伏地大哭，说：“全城居民的性命都操在新知事手里！”其他士绅以及各公团代表五六十人，也都失声痛哭，一齐跪下，要求徐朝彦拯救全城居民。徐不知所措，也只好跪下，劝大家站起来从长计议，他说：“我是应齐帅之命，实出不得已，终要请地方上各位先生协助！”经大家协商，当时决定三条：

一、徐朝彦负责向当局请求不开放城关，城外秩序由县知事维持，公清宗镇涛担任警察局长，尽力维持城内秩序。

二、军警合组稽查处，查禁城外的抢劫和在城墙上擅自出入。

三、县公署办事处暂设城外。

关于齐军司令部移至城内一事，由徐朝彦设法延缓三天再议。

这场“哭秦廷”，算是达到了缓兵之计的目的。

二十日，齐兵发展到向东门抢劫，搬取堆栈丝茧，装满二十余列车。邑人王峻厓等组织城区子弟自卫团三百余人，协助商团、消防团守防，无锡县红十字会恢复救济队，设收容所于乾牲、乾益、锦记等丝厂，无锡师范等处也收留遭难妇孺，地方公众组织的维持会开始调查城中米店、仓厅存米，规定白米每石为八元五角。二十一日，戚墅堰震华电厂停电，申新三厂工人发电供应。二十二日，齐燮元又向县商会和各公团发出勒索通知，限两天内筹饷三十万元，县署及各公团

召集紧急会议，再向钱庄和典当两业商借两万元，连夜送去。县署释放轻罪犯二百名，应付军差。入夜，外黄泥桥又起火、二十四日（农历乙丑元旦），奉军由常州分三路攻锡，兵临城下，齐燮元还责令地方购买大米菜馅、牛奶、咖啡，供其享受。地方迫于淫威，除供应其勒索的菜馅外，无锡市董事会还委托公园饭店代办两桌筵席送往司令部，恭祝年禧。

一月二十五日，齐燮元和李廷玉（副司令）又邀请公团负责人三十余人赴宴，说有要事筹商。可是谁敢赴这“鸿门宴”！经反复探询，弄清其邀宴的目的是要勒索十万元饷银，他们还扬言，如违抗不缴，将“玉石俱焚”。议定当天先凑三万元，隔日再凑两万元。可是民脂民膏，搜刮殆尽，一直到当晚十二时后，才勉强凑足一万元送往。

当天下午，奉军迫近无锡，徐朝彦将县印送交第二科科长郑保第保管。四点左右，奉军右翼先锋队三十一旅王栋旅长率所部一营，从张镇桥越舜柯山包抄，齐军节节败退。

二十六日，东方发白，前线炮声隆隆，惠山附近浓烟弥漫，九点后，齐军纷纷逃窜。齐燮元这个作恶多端的军阀来不及登车，坐了事先准备的轿子，经广勤路到东亭镇，绕道荡口乘汽艇逃命。

在奉军赶走齐燮元以后，人民以为可以喘息片刻了。市董事会还赶快购买酒饷，犒劳奉军。但一月二十六日晚八时，奉军头子张宗昌到锡后，随即提出三条意见：1.开城；2.清乡；3.办理善后，並派师兰亭驻锡任警备司令。

二十七日，北门开放，林干才复任县知事。

二十八日，奉军扣留齐军抢劫物资数万件，堆放在铁路栈房内。

二十九日，奉军向县署勒索饷银六万元，林干才召集紧

急会议筹措，终因库空如洗，人民喘息未定，一时难于应命。师兰亭出票拘提本城富户勒索，各公团议定印发国税预借券九万元，券面分一百元、五十元、二十元、十五元、五元五种，立即付印，勉强凑足一万元出城交差。师兰亭又勒索清乡（即下乡搜查军火）费一千元，但仅凑足五百元，师兰亭大发雷霆，要抓市总董严办，其飞扬跋扈不亚于齐燮元。

经过多方设法，先后向奉军解缴四万元，余欠二万元，委实无法筹集，而奉军一日数催，并责令十公团代表出具军令状。嗣后由无锡旅京同乡一再电请南京卢永祥、韩国钧及奉天张作霖呼吁，才获复电免缴，十公团代表取回军令状。

三十一日，江苏省省长韩国钧派实业厅长张轶欧（无锡人）来锡调查兵灾情况，成立兵灾善后委员会。

二月十一日，奉军张宗昌命令免去师兰亭警备司令职务，由水警区长王冠南接替。

攻克江阴的奉军三十二旅（旅长毕庶澄）进驻无锡，劝令各商店开市，毕部与地方各公团办理善后事宜。四月下旬毕部开拔，又索去开拔费四万元，建筑营房费一万元，犒赏三十二旅官兵五万元，另外还酬劳毕旅长一万元。

奉军来锡，驻在惠山，名胜古迹亦遭破坏。士兵烘火酿成火灾，霎时烈火冲天，东自秦园，西至山门，两面市房悉付一炬。寄畅园内崇楼亦成灰烬；漪澜堂前池中的金鱼已饲养七十余年，这时竟被捕食一空。

据兵灾善后会估计，自一月十八日起至四月下旬，无锡先后被勒索现款二十六万五千一百四十余元，代办给养酬劳等九万七千六百四十九元，被焚毁二百七十余户，被抢劫一万五千五百二十九户，公私财物损失（时值）在六百万元以上，真是一场浩劫。

回忆青壮年时与 冯玉祥将军的几次交往

阿 禹

冯玉祥（公元1882—1948年）将军是民国史上的伟人，曾不断遭到政敌的诽谤，被称作“倒戈将军”，却受到广大人民（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尊敬。他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主战派，在无锡的土地上也留下了光辉的事迹：负责指挥抗战初期的淞沪战役。由于我父亲薛明剑和将军有着一段“朋友——幕僚——邻居”的经历，我青壮年时也曾与将军有过多次接触，虽事隔半个世纪，但至今犹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一、泰山隐居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六日，我父亲以江苏省国货工厂联合会理事长的身份，偕华洪涛先生赴济南、青岛、天津、塘沽和北平等地参观工厂，并出席在青岛举行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十五届年会。途径泰山拜访了冯将军，他那时正被迫离开察哈尔的“民众抗日同盟会”。“隐居”在泰山普照寺，寺的东院有六朝古松，西院则百花盛开，将军就此闭门读书。当时山上山下号称保留着一个警卫团，实际人数只有一百多人。虽然将军可以自由接见中外记者和来宾，却很少有人拜访他，连西北军的老部下也懒得接近他，免得自找麻烦，更

不用说是泛泛之交的工商界朋友了。他看到我父亲又带着一位新朋友（笔名大水）去看他，颇为高兴。谈得很投机，谈到提倡农桑蚕丝和推广农业机械等等。时值夏季，草蚊为患，我父赠以除虫菊种子，告以种植制香方法，并劝其利用山草，饲养鸡、兔、牛、羊，以资消遣，亦可使随从人员生活有所改善。临别时，冯回赠他本人的著述和手书《正气歌》一册。

冯在泰山倡议并参加修建了四十米长的山涧石桥，题名“大众桥”；自己掏钱兴办了简易小学，做了不少好事，深受当地居民的爱戴。一九五二年，冯将军的坟墓就选在大众桥的东首，墓门上由郭沫若同志题写“冯玉祥先生之墓”七个大字。该墓地现已成为东岳泰山的有名景点之一，中外游客瞻仰不绝。一九八二底作者重登泰山，特专程谒墓，鞠躬如仪。

二、首次来锡

一九三六年一月六日，冯将军下山，于南京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之职。一九三七年四月间，首次从奉化、苏州来到无锡。二十日晨以电话通知无锡县政府和申新三厂荣德生、薛明剑等。中午荣、薛驱车迎接，于木渎镇相逢。途经善人桥时，冯将军下车凭吊一·二八民族烈士墓，旋即直达梅园，与当地官员等人于楠木厅前摄影（图见本刊第十辑）。在太湖饭店（现名梅园招待所）稍事休息，即往小箕山锦园，由荣德生招待晚宴，因将军一向布衣淡食，例不饮酒，故只备饭菜六道，并邀随行秘书董志成、二区专员施奎龄，无锡县长陇体要以及华洪涛等人作陪。